七修類稿/卷4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三十九 ◄

七修類稿
卷四十

► 卷四十一

龍睛

吳友參將萬民望，乃祖寧波衛指揮也。弘治間，聞倭登岸，因乘舟哨海。夜半，見二紅燈漾空而來，以為倭船也，遂彎弓射中其燈，不知乃龍睛，頃刻波濤洶湧，出海軍舟俱沒焉。至今逢此日，則海中惡風大作；遇陰雨之夜，紅燈止見其一，土人因知此龍記時厄之所致也。跡其所居，洞出海島，春夏間，洞旁蠅蚋擔集，腥惡之氣不可近。予嘗見《行都紀事》云：「武康鴉髻山龍洞塢，每遇陰雨之夕，有紅燈見焉。」相傳以為寶珠，此非其龍乎？

捕魚法

每見魚人貯熒火於豬胞，縛其竅而置之網間，或以小燈籠置網上，夜以取魚，必多得也，以魚向明而來之故。因記憶一書云：猢猻毛置魚網四角，取魚必得，蓋魚見之，如人見錦繡也。又有云：燕肉，水族嗜之，釣者多以此，以火觀之，此或有驗。又《墨客揮犀》云：向網念揭諦咒七遍，則使漁人終日無獲，且證其人焉。但皆未試耳。噫，二者生殺之情不同，惟人自處。

神童對

閣老李西涯、學士程篁墩，成化間各以神童舉於京。方朝見，適直隸貢蟹至焉，英宗即

出一對試之云：「螃蟹渾身甲冑」，程對曰：「鳳凰遍體文章」。李對曰：「蜘蛛滿腹經綸」。後西涯入相而經濟天下，程則終於學士，以文章名世。然偶爾一對，而終身事業見之也。

陶懋學

直隸寶應縣成化丁酉貢士陶懋學，善詩畫既不輕畫，忤當道，又不拘細行，後竟以此連坐罷退。餘多見其畫，可謂神品，世誠重之。有水墨水仙花，自題絕句於上云：「此心不愛牡丹紅，托跡梅花樹滾東；大袖郎當霜雪冷，也應回首藉天風。」予以此詩其懋學終身之讖乎？今寶應誌貢士題名中既無，世遠人或不知，識之。

張浩

張浩，桐鄉皂林人也，身幹短而膂力絕人，其地有菖莆庵，庵前石獅重七百斤，可持以行。有二北僧在庵相撲，浩旁觀竊笑之，僧遂拳浩，浩應手擎僧足於空中，問欲東耶，西耶？僧忙然，稱師下拜。漁舟數十，取魚於浩門之灘，浩斥之使去，漁人不理，而浩擲石破其舟，眾漁起岸，欲其償舟，浩奪漁人之竿，一拉而數十人為之墮水，眾方呼號。適嘉興府同知伍公文定提兵東征，聞之，召見曰： 「汝可與我吳將軍對乎？」吳蓋北人，長大而多勇力，乃巡檢之子，伍取偕行者也。浩諾之。因命各負舟上鐵錨，以試其力，吳則雙手舉起，而浩則挈以登岸。伍又曰：「汝二人可相撲乎？」吳遂為浩因氣阻舌出，脅為之傷。伍因曰：「吾欲用汝，汝可喚家人來。」對曰：「止有祖母，不可出也。」因召其外祖，與銀一十兩，命代養之。後至開化，殺賊甚眾，賊懼，以計創死。然平日獲賊之馬數匹，紀功受賞銀牌數面，伍公後俱帶回與其家。

婆羅琪樹

俗以月中桂為娑羅樹，而歐陽詠之，亦曰：「伊洛多奇木，婆羅舊得名；常於佛家見，宜在月宮生。」《容齋隨筆》引證雖多，由未親見，徒使觀者尚疑。故自云：「所謂七葉木，未詳也。」殊不知七葉木即娑羅樹。歐陽《定力院七葉木》詩與梅聖俞《送韓文饒宰河南》詩曰：「主簿堂前七葉樹」，皆是此耳。蓋此木每枝生葉七片，花如栗花。《酉陽雜俎》云：「花開如蓮」，非也。今南都弘濟寺前有二株，大可二圍。永樂間，三保太監西洋帶回之種。予友王水部曾得孫枝帶回，今已把矣。唐李邕作《娑羅樹碑記》，有「惡禽不集，凡草不庇，東瘁則青郊苦而歲不穩，西茂則白藏泰而秋有成。」以今

驗之，婆娑蔭蔚而下無草矣。惡鳥不集與瘁茂之事不知，亦必有據雲然。又琪樹，道經往往稱仙境之木，而詩家亦用為仙樹，故孫綽《天台賦》有「琪樹璀璨而垂珠」，蔡隱邱亦曰：「山上天將近，人間路漸遙；誰當云裏見，知欲度仙橋。」是以人間無者也。予觀《山海經》曰：「昆侖之墟，北有珠樹、琪樹。」而《六朝事跡》載：「寶林寺法堂前，有琪樹。」梅摯有詩曰：「影借金田潤，香隨璧月流；遠疑元帝植，近想誌公遊。」則知實有是樹矣。今乃稱奇頌異，以二樹非人間所有，豈非亦由多生植於仙佛之所，好事者因神之耶。

王孔多壽

成化間，濟寧人王士能，年百二十三歲，嘗聞少卿都玄敬雲，其人似四十者。問其致壽，則曰：「無他術，但不食肉，不知數，不爭氣，不妻妾，日啖一餅而已。」近北京有孔無似者，居良鄉，家事之四代矣，自言四百歲。聞御史金燦嘗暑天與之飲食，見其食之無節，遂至吐瀉。予以二人必皆有術之士，王言數事，見其延壽之道，此乃欺人也；不然，愚能言之如是乎。孔之妄啖而吐瀉，亦故為，是省御史窮究其術也。

子畏詩讖

唐寅，字子畏，吳縣人，博學有逸才，詩文多婉麗，為人放浪不羈，晚年漫不經思，失之熟俗。弘治間，省試南都，第一試禮部為市科目事，逮係而歸，歸又緣故出其妻。初為諸生時，作《悵悵詩》云：「悵悵莫怪少時年，百丈遊絲意惹牽；何處逢春不惆悵，何處逢情不可憐。杜曲梨花杯上雪，灞陵芳草夢中煙；前程兩袖黃金淚，公案三生白骨禪；老後思量應不悔，衲衣持缽院門前。」豈非詩之讖乎？予嘗見其與文征明一書，其情悲慘，其文炫然，使得位成名，當數為吳人第一。惜身不檢而遂致淪落，其私印有「江南第一風流才子」，又有「龍虎榜中名第一」，「煙花隊裏醉千場」，又曰「普救寺婚姻案主」者，觀此可知矣。

待友厚薄

弘治初，教職彭民望，湖廣人也，有學而老貧。謁故友於京，不遇回，閣老李西涯以詩寄云：「斫地哀歌興未闌，歸來長鋏尚須彈；秋風布褐衣猶短，夜雨江湖夢亦寒。木葉下時驚歲晚，人情閱盡見交難；長安旅食淹留地，慚愧先生苜蓿盤。」彭讀之，潸然淚下。西涯載之己集。嘉靖末，客有與成國公厚者，然特與飲食而已。予友俞院判見客衣

敝，寄詩云：「長安車馬自肥輕，獨爾鶉衣冷不勝；聞說孟嘗多好客，好將心事托平生。」成國聞詩，特送衣一篋。又陸參政孟昭，嘗送客出門，偶見丐者於道側，公熟視，令閽人引進，語夫人曰：「門外丐者，絕似吾少時友某人。」令人問其姓名，果其人也。公即出持其手曰：「子何一貧如此乎？」 遂令其浴，易其衣，與之共飲食者旬餘。其人感謝去，公親送至一室曰：「吾為子置此矣。」室中器用俱備，又遺米十石，白金十兩，語之曰：「聊以此為生，毋浪費也。」吳人至今傳為勝事。予以成國武人，尚能義激與衣，西涯身處禁院，豈不能扶持一友哉？彭必不與之厚，亦有激而雲也。若參政公之事，古今少其人。嘗親目宦客，見故親戚朋友貧賤者，不能振拔，反恥笑之，是無仁義之心者哉。噫！

聲音文字統

《聲音文字統》，計百冊，國初餘姚古則趙先生撰也。書學至趙為極精，趙成此書為至備，作亦不易成也。當時獻之於朝，藏之木天。正統間，修書中官夾借與中書舍人薑立綱，遂失全集，閣中止遺目錄數本。邱文莊見而恨之，批書尾曰：「盜此者當身首異處。」予嘗聞之長老如此。昨會侍御張鳳溪云：「同年蕪湖周少參易任溫州通判時，立綱之孫有事於周，已送此書。周不知其所以，因古則問於中書謝大中。」予始信前聞不誣，苟有少參相知，勸其進之於朝，此合浦之還珠也，庶不負古則平生精力。

沈氏藥

元末，嘉興桐鄉縣後朱村徐通判，素慕洞賓，朝夕供禮。一日疽發於背，勢垂死，猶扶起禮之如昔，偶見淨水盂下白紙一幅，視之，有詩云：「紛紛墓上黃金屑，片片花飛白玉芝；君主一斤臣四兩，調和服下即平夷。」意其仙方，然不知何物為黃金、白玉。乃召仙，以大黃、白芷為問。仙曰：「然。」服之果驗。後以之醫人，無不效。徐無子，方竟傳婿沈氏，至今沈以此治生，數百里來貨藥者無虛日。族大而分數十家，惟嫡枝居大椿樹下者藥乃驗。沈子嘗從吾友俞院判學，嘗聞其藥，今加川山甲、當歸須、金銀花矣。然大黃既多，以下為主，不問陰陽之毒而投之，恐亦有害者。然源源往醫，又獨於椿樹者驗，豈非天固與之歟？

寫字誦經

洪武中，鬆江孫道明，屠兒也。每借人書坐肆中，且閱且寫，密行楷字，積寫千餘本也。

至今人家書本後，有孫道明識字。正統中，蘇州有僧名道昱，人間所念佛經，無不背誦。惟《華嚴經》略少翻閱，亦如水注，豈非性好而心靜所致。

顧陸李三子

元末，吳人顧阿英、陸德原、李鳴鳳，皆富而好古，亦能詩文，至今有膾炙人口者。一時名士，咸與之遊，名振東南。顧有三十六亭館，陸之治財者，沈萬三秀也，李嘗助太祖軍糧二萬斛。入國朝，顧削髮為僧，陸為黃冠，李挈妻子家資浮海雲，俱懼法而避之。惜哉！

沈陳兩進士

成化初，仁和解元沈繼先、莆田陳音，俱登黃甲，耽書覃思，外務不知也。沈嘗見人軒上彎椽，則曰：「山中有許多彎木耶？」聞鵝聲，則曰：「說何話耶？」予以此即晉帝聞蛙而問公私者何異。陳嘗訪人，輿者問所往，則曰：「去，去。」久於街不得其門；輿人竟歸，陳步入，見其妻曰：「汝何在是？」予以此即北齊劉臻回家，子迎而曰：「汝亦來耶。」皆切對也。不知其穎悟獨在於內，何也？

元鎮二香

元末倪瓚，字元鎮，無錫人也，性好潔，有逸才，詩畫似其人。所居有清閣、雲林堂，多蓄古書畫奇玩，家亦富焉，惜品高而不知時。張士誠之弟士信聞其名，使人送幣求畫，元鎮裂其絹素，且罵之。士信一日與諸文士遊太湖，聞漁舟有安息香，意必有異人，急傍，乃元鎮也。士信即欲手刃，賴諸文士勸止，猶鞭背數十。入國朝，盡散其產，奈何不過其稅，而催科者集其室，逃入蘆洲，熱龍涎以自適。因香被執，囚於有司。每傳食，命獄卒舉案齊眉。卒問其故，不答；旁曰： 「恐汝唾沫及飯耳。」卒怒，鎖之溺器之側。眾雖為祈而免，憤哽成疾。今人以漁舟之香為祥止庵，太祖因得而誅，以元鎮為太祖投之廁中，皆非也。

文誰第一

太祖嘗問誠意伯：「當今文章，誰為第一？」劉以宋景濂為對；問次，則曰：「臣不敢多讓。」予竊以本朝稱三先生，為首乃宋、劉、方正學也，故近刊三先生文為一冊。此

則論其國初可也，然三人當又以劉為首，宋次之，方誠為正學之人，恐文又不及二公矣。宋雖富贍博雅，故當一代製作，奈格弱語漫，楊鐵崖之言誠是。劉文既雄且深，又況留心術數之學，不屑屑於文者。《清溪暇筆》不知劉有十書之多，而雲所作無幾，又在宋下，是未知二公者也。

武當殿像

太嶽太和山，玄武修真之地也，以非玄武不足以當此山，故曰武當。今崇奉為宮殿觀祠者，三十六焉，絕頂冶銅為殿，飾以黃金，範金為像，照耀上下，皆我太宗文皇帝之創建也。至若太和宮之聖像從官，皆銀為之，而飾以金；神帥十人，皆銅為之，而鍍以金；玉虛宮之聖像與從官者，皆銅而金鍍之；水火二堂，以銀以銅，各從其像，並供器銀鍍金者十有四，銅鍍金者二十有二，此憲宗皇帝之所範也。一得於太宗道宮碑文，一得於憲宗神像之記。世人不知，咸以武當金殿聖像種種皆黃金。非也。

胎語

河南開封府，有丹客之婦，懷娠甚巨，動躍間似雙胎也。丹客語婦曰：「若生二男，當名虎四兒，虎五兒。」一日欲出，而天若雨狀，謂妻曰：「晴履可耶？抑雨具去可耶？」妻未答，則腹中郎應：「無雨。」丹客驚懼曰：「汝何人？」則曰：「虎四兒也。」言未竟，又聞聲曰：「雖不落，也有幾點。」丹客曰： 「汝又何人？」則曰：「虎五兒也。」自後凡有言，無不驗。一日，謂丹客曰：「汝所為竟煉不成，必須爐如何置，火如何候，藥如何辦。」又曰：「如何如何乃毛也，如何如何小點化，如何如何大點化，待吾母為之可也。」丹客遂如言行之，火然硫黃。偶客至門，室既不深廣，而客又不行，其婦與二兒俱曰：「黃氣迫人，奈何奈何？」至夜，薰蒸死。世今有小點化之術，謂其傳也。予則以為豈非天怒其泄，故欲滅其口耶？然亦不知何妖也。

鉤吻

嘗聞黃精中有物切肖，食之立死，疑以人必不可食矣，此妄言也。後讀《鬱離子》云：「陰穀有草，狀如黃精，背陽而生，入口口裂，入肉肉潰，名曰鉤吻。無求美弗得而為形似所誤。」又疑此草固形如黃精，安得取精者特雜以害人耶？及遇取黃精者親言，黃精苗青白，葉似杏，根似薑而長。又一種與黃精同穴，對待而生，苗青黑，葉似杏而尖處有鉤，根切似黃精，名曰鉤吻，俗曰斷腸草，真能殺人。偶爾有之也，取時即棄去。

而後知之真也。因憶《博物志》曰：「太陽之草，故曰黃精。」天老曰：「太陰之精，名曰鉤吻」。是二物性不同矣。且《本草》云：精味甘，吻味辛。又何同穴對待而生耶？意者陽極陰生，離間有陰之故，陰則惡矣，故殺人。

肅潛之識

正統間，仁和林草，布衣也，乃少保於肅潛之瓜葛。初學書，累欲於公援入中書科而未得。一日，公語曰：「明日欽考中書，汝但楷書」大明一統聖壽萬年 「八字而已」。林如其言。時閣下先生見之，雖不滿其字之不善，不敢言其不佳也，遂置上等。嗚呼！於公忠猷才略，著於史冊大矣；此細事之識，亦過人遠矣。

鬼神懼威

嘗聞嘉興有焦通判，陝西人，其叔焦三。有子病痘，求救於城隍，不應，擊敗神額。其妹乃王妃也，一時頭痛難忍，夜夢城隍告以兄擊額事。妃曰：「兄過何為罪我耶？」城隍曰：「彼凶狠難近。」又盛都御史昺謫古田時，欲拆土地一祠，夜夢神告曰：「予血食有年，且無過失，公何欲毀之？」盛愈以為邪，遂拆之。後夜神復托夢於鄉官某，祈其再立。某詰曰：「何不訴之盛公乎？」神曰：「彼威嚴難幹也。」據此二事，人有福祿，行雖無禮，鬼神亦懼，況行得其正者乎。若今雨易不時，為守令者未見能詰犯於神，豈其心有私耶？

茄

廣東茄子，宿根二三年，枝幹如樹，以梯摘之，直待樹老子少方伐焉；北方之茄雖大，非若廣之為樹。蓋茄種原出廣南也。

陳節齋

女翁之姑丈陳節齋，仁和人也，少好學。一日，貨得書一冊，自是厭禳之術動鄉里。欲益人買賣，則至其家，或焚符馬於大門，或易香爐於家堂，則肆中人集如市矣；或怒人薄己，則往過飲食其家，至夜，門戶自開，廚灶不寧矣。正統即位，詔至杭，節齋見之。謂所親曰：「似欲再做一遭皇帝。」景泰間，京軍來剿處州葉賊，杭人多畏其擾害，但求符燒於門外者，軍過並不肯進。有指揮某，素與之交，欲避從征之役。彼云：「汝第

去至其地，假以墜馬為辭，告於主帥，必可歸。」 指揮如其言，果然。常懸小像於室。一日，女夫同兄至其家，妻留中飯，陳歸，見像上有墨畫二條，驚問曰：「今日何人到此」？妻答以女夫弟兄，遂頓足曰：「無能為矣！無能為矣！當急辦後事。」不旬日，果卒。卒之前夕，召女翁囑其後事，並付其書。其後女夫之家雷聲常繞屋頂，眾意蓄書故也，因焚之，遂絕。

崇嘏

五代王衍時，有臨邛女黃氏，能詩，托名崇嘏，以詩謁蜀相周庠，周庠收為府掾。明敏多才，庠欲以女妻之，嘏復以詩辭曰：「一辭拾翠碧江涯，貧守蓬茅但賦詩；自服藍衫居郡掾，永拋鸞鏡畫蛾眉。立身卓爾青松操，挺誌堅然白璧姿；幕府若容為坦腹，願天速變作男兒。」庠大驚，乃問其本末，乃黃使君之女，元未從人，惟老姥同居，一貧如洗。故時人羨其貞潔，書入《五國故事》。予以此黃女特為才使，而不知閨門之道者，必不潔也。無故而偽為男子上詩，一不潔也；服役為吏，周旋於男子之中，二不潔也；事露而不能告求所願，復以詩戲，三不潔也。何謂青松白璧之操耶？故先輩云：「文章本是男兒事，女子能詩也不高。」若國初蜀之保寧韓氏女者，因孤遇明玉珍之亂，恐為其掠也，托名男子從軍，往征雲南。七年往返，遇族叔而後明其事以歸。此然後謂之貞潔，所以收入國史。

土乘氣

予嘗掘地出土而成坎矣，後因無用，復以其土築而實之，則耗四之一矣。深求其故。蓋萬物藉氣以為質，一動則氣泄，氣泄則質為之損也。